

茶
葉
棒
子

開明文庫新千：小說



■開明文學新刊■

茶葉棒子

陳白塵著

茶葉棒子

版初月四年六十二國民

版再月四年七十三國民

元二幣國價定冊每

著者

陳白塵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入

印刷者

開明書店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九四〇七號

(118 P.) W

棒

目次

馬棚灣·····	一
夜·····	四
茶葉棒子·····	九二
起旱·····	一三七
李大扣子上學·····	一五
蠢動·····	一九二

馬棚灣

一道金色的光從東邊魚白的天與魚白的湖水難以分明的界線中間冒出來，
黯淡的天空便明朗了。駛行在和高郵湖平行着的運河裏的龍飛輪船，也要抖抖精神了，
便——

「多——多多——」

叫了兩聲。屁股上的活葉輪子把河水像怒潮似的捲了起來，隨即又一頭撞在後面
拖船的頭上，於是水頭被激成二尺多高，「嘩……」叫着，儘在船頭前面跑。這些聲音到
第二隻拖船上人們的耳朵裏，已經是「呼……」的低鳴了。前面輪船肚裏不斷地「禿
禿禿……」帶着拍子。

賣牛肉高粱酒的已經躲在廚房裏打盹。只有：

「洋糖稀飯！四個銅板一碗！賤賣了！賤賣了！」一個禿子提着稀飯桶在叫。

烟蓬裏像豬一樣擁在一起睡覺——其實是擁在一起打瞌睡——的男男女女正在睡眼模糊着。一個單身男人把頭枕到一個女人的肩頭上，被那女人一個巴掌打了回去；這聲音驚醒了另一個大麻子，睜開了眼睛便罵：

「禽娘的夜裏賣六個銅角子一碗，這刻兒禽格又賣四個銅角子？狗禽的你代人家頑嘍！」一口淮城腔。

大麻子身旁一個海州人，是上鎮江去推車子的，被麻子吵醒了，腿一伸，「禽哥哥的吵麼？」

「海州噶子起來持（吃）稀飯罷！昨兒咯你嫌貴，現在只賣四個銅角子一碗了！」海州人並不想吃什麼，揉揉眼。「到哪塊哪？」

「賣稀飯的到哪塊哪？」麻子隔着圍在烟蓬四週的油布問。

「洋糖稀飯賤賣了！三個銅板一碗！」禿子的聲音劃破了冷寂的空間。

睡的？」

海州人笑了，「禽嘴子的又三個銅板嘞！」

「殺頭的！」那個女人又是一個巴掌打在那男人的腦袋上，「這個人怎幹（樣）

那男人睜開眼，拭了嘴角上的口水，「唔……唔……」

大家都笑了。女人又閉上眼，裝睡着。

一個房艙的門打開了，鑽出一個戴白箍黑軍帽的頭：「喂！到哪塊啦？」

「『小車子不走』了，先生——吃稀飯吧？又甜又香，吃了到鎮江！」

「什麼哪塊啦？」那黑頭不動。

「『小車子不走』——告（加）油——高郵呀！」

「狗禽出來的！你俏皮哩！」頭縮進去了，艙門托的關上。

一個水手走來揭去油布，嘴裏咕嚕着：「噪勒格娘馬棚灣還沒到。倒高郵哉！」

麻子乘機問道：「寧波佬，啥地方啦？」學的是上海話。

「馬棚灣快到哉——離高郵還有三十里。」

後面又來了一個茶房，叫着：「醒醒哪！喂！馬棚灣走不過啦！要下船啦！」

有些人被驚醒了，有些人不知道是什麼事。麻子總算老跑碼頭的，便機警地問：「怎麼路上不通了？」

「馬棚灣不好走。」

「不是說灣高郵湖的嗎？怎幹又不好走了？」

「擠河啦！老的！」鎮江茶房不高興地答。

「肉娘的不對呀……」麻子懷疑起來。

「怎麼攪的？肉嘴子的！」海州人感到麻子的懷疑了。

麻子沒有答話，腦子裏盤算點子，那鎮江茶房又一路喊到前面去了。整個烟蓬裏便騷動起來。

「起來！起來！快點！下船嘍！」

「小和尚媽媽醒醒！下船嘍！」

「船不開！大趕子！刀丫刀丫！（爹）起來又！」

「我的帽子呢？包袱呢……」

「什麼呀……做什麼呀……」

烟蓬客人鬧的一團糟，希里嘩啦地響起來了。有一小排兵士擠在烟蓬的另一角上的，也七里八托地拖了槍預備下船。又另一隻角上，盡是一些逃荒的難民模樣的人物，他們是今年夏天被大水淹了的。秋天，他們吃盡了不要錢的魚蝦，現在卻沒有得吃了；天一冷，人是飢寒交迫，逃荒是他們最後的出路。他們本來就有些兄弟姊妹們在鎮江上海的；有的是做工，有的是幫傭。他們一想，與其天天望着大水，不如出去拚一拚。但他們從來不曾出過門，什麼輪船通不通是不懂的。

「什麼……什麼呀……」

「怎幹……怎幹哪？」

難民堆裏又鬧起來了：

「不得了嘍！船不走嘍！」

「怎幹好呢……老天爺呀！」

房艙門一個一個打開來了，帶呢帽的頭，帶瓜皮帽的頭，帶白帽箍的頭，還有和尚頭，都釘着一付疑問的眼，向外望。人的大腿在他們眼前幌來幌去。

「什麼事呀？喂，賣稀飯的！」

禿子已經不見了。那個女人現在也探出頭來東張西望，一個瓜子臉，三十來歲，頗可人意兒。那打瞌睡的男人也釘在後頭問：

「嫂嫂，怎幹的？」

難民們又都慌張無主意地亂叫了。聲音蓋過了「嘩……嘩」的水聲和「禿禿」的機輪聲。

「多——多多——」

突然，輪船又一聲叫，給雜亂吵嚷的聲音壓下去了。但它一停止，人聲又更高的吵起來。

然而「禿禿」有規律的拍子放緩了，緩了，終至於不響了。只讓「嘩……」淌過去，再一聲「多——」長叫，船在一個並不是碼頭的地方停下了。

「諸位客人下船啦！那鎮江茶房直嗓子叫：『馬棚灣擠河啦！船不走啦！下船啦！快！快到高郵換船啦！』一個這樣叫，又一個和着，又一個和着。於是全船混亂了。

烟蓬客人被擠着，推着，紛紛下了船。房艙裏客人望着岸上的路——那是前兩天下雪才融化開來的路，一溜一滑地站不住根。走路的都張開兩隻膀子，向左倒就張右手，向右倒就張左手。這裏一個跌倒了，那一個又滑一交。前一隻拖船上的人已經快下空了，這一隻船上也下了一半，只有房客艙裏沒有動。那一小排兵士也都下了船，散亂地站在岸上，但沒有走。難民的一羣有的在發呆看着船，有的試驗走了幾步也停了，給手裏破碎的爛衣裳包放在屁股下坐了。輪船頭已經很疲倦，蹲在那兒歎氣。

八號房艙裏跳出一個戴白箍黑帽子的人物，全身也是黑的，頸裏領子上，兩小片白領章，上面兩個金字「警校」。他站到船舷上叫起來：

「媽的戾！他打起京腔：『怎麼不走啦？這不行！』」

從他的身後房艙裏又鑽出兩個人，都穿着學生裝。一個戴鴨舌帽子的跑到船尾上去問：

「押水先生呢？押水先生那兒去了？」

另一個光着頭，衣裳還沒扣好，跑到船頭上向岸上人叫道：

「喂……大家不慌走！你走到那塊去呀？你知道高郵有船嗎……」

就像在水上飄浮着的草，那岸上在蠕動的人有許多站定了。

「我們想法子再走！不要受他們船老闆的騙！」

「對了！對了！」有人叫。

「怎幹辦呢……」又有人失望地叫。

「大家不要走！走了就沒有辦法啦！」船頭上穿學生裝的一個便跑下船來了。後面跟着那個穿黑制服的。

岸上散亂的人也慢慢地聚攏了，一個人在大聲喊：「禽娘的這樣不行！他狗禽的是騙人末！」

海州人站在旁邊，揸起袖子，短棉襖上已經污了一灘泥。瞪了眼睛看河裏的船。「狗嘴子的這路怎麼走哩！找他咯禽媽媽的老闆！我們不走！」

光頭的學生跑到那一小排兵士面前去，對一個弟兄說：

「老鄉，你看怎麼辦？給我們趕下船就算了嗎？」

一個老鄉對他笑一聲，不表示什麼。他再向另一個老鄉說：

「老鄉，你看這些難民多可憐，請你們幫我們一起跟船上辦交涉，我們不能走——」

你看這路上！

「請你對俺們排長說……」一個老鄉說：「俺們不能……」

還沒等那光着頭的學生開口，那灰色的人羣中已走出一個排長來，很不高興地笑道：「同志，請你們自己向他交涉吧，我們軍人有軍人的紀律。——二十五路軍向來是不擾民的！」

光頭學生還要說什麼，河堤上已經又吵起來了：

「押水的找到了！」那另一個戴鴨舌帽子的學生在堤上叫，用手招呼着大家，烟蓬客人都圍上來了，約摸有百十個人，難民佔了大半。

押水先生是個約摸三四十歲的矮個子，又黃又瘦，手裏捧着一個水烟袋，本來裝做事外閑人樣站在遠遠地方靜觀動靜的，卻不防被那位學生捉住了。

「尙嘴子的不要讓他跑了！」海州人在人叢中擠上來。

「乖乖！麻子叫，「你咯尙娘的倒想溜哪？」

戴白箍帽子的鑽到面前：「媽特戾！怎麼說給老子放在這裏就算哪？」

難民們更混亂地叫着，聽不清他們的言語。就像惡浪樣掀到押水先生的身上來。紙

楣頭上的灰因爲他手的震動一小段一小段墮落在他面前像漿糊的泥裏。

押水先生看了看形勢，便陪下笑臉說：

「諸位不要吵，兄弟並沒有跑呀！」他彈了紙楣上的灰，雖然那上面並沒有灰了。
「兄弟要存心跑，那是狗肉忘八蛋！」他的臉一沉。

黑制服撞到他面前，「老子不管你狗肉的驢肉的，老子不能走！拿船給我們坐才行。」

押水的用手拍一下黑制服，「先生，船是不能走了，請到前面去看看就知道：河擠到只有二尺寬，什麼船也走不過去！」

「不要講費話！」戴鴨舌帽子學生說：「你到底怎麼辦？」

「兄弟早已辦好了，」兩手一張，押水先生的腰一灣，「船在高郵停着，諸位到那邊去上船，不要再打票。」

「肉哥哥的你想騙人哪？到高郵那個把船給我們坐呀？」

「我們有公司在那塊哩！老的！」他對着海州人翻一個白眼。

「禽親媽媽的你狠什麼喲？」海州人抹起袖子上了一步，「不給老子送到鎮江就退票！禽媽媽的老子是白花花洋錢打的票呀！」

一下提醒了大家，於是在難民堆裏便一片聲嚷起退票：

「我們要退票！不退票打死他狗肉的！」

「乖乖！老子是好騙刀丫？退票！」

「他咯狗肉的賣票時候狠嘞！非教他退票不行！」

押水的又很難看地笑了，「行！行！退票也行！」——隨你們諸位便：要坐船，到高郵，要退票，到局子裏去！」

「要退就退！」

「但是……」押水先生手指被火帽子燙了，吹了一下手，「兄弟身上沒有錢呀！不到局子裏去那塊有錢呢？——還是諸位！」

「好」穿黑制服的說：「就走」

押水先生在前，黑制服跟在後面，一手提了皮箱，一手挾了一個小鋪蓋捲兒。百十個烟蓬客人只有前邊十多個人懂了，後邊的人還不懂怎樣解決的，看押水的走了，又吵了起來：「怎幹讓他個狗肉走啦？」

戴鴨舌帽子和光頭的兩個學生便對他們解釋了結果，要他們跟到局子裏去退票。大家都忙起來了，各人收拾起自己的東西，扛着向前面局子裏走。茶房說，局子在前，面還有一里路。

兩個學生也趕忙到船上給行李鋪蓋搬了下來。這裏不是碼頭也沒有佚子——有幾個也給那闊氣的客人僱走了。他們自己扛着向前走，追着前面散亂的行列。

泥像漿糊，踩下去又滑又黏。又怕跌倒，又怕鞋子掉了。——他們穿的是江北鄉下人織的羊毛窩子，不跟脚的。前一隻沒站穩，是不敢擡起後一隻脚的。前面人雖不會走遠，卻老也趕不上。